

单田芳单瑞林◎著



太平天



 中国工人出版社



单田芳 单瑞林◎著

太平天



YZLI0890137636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平天国 / 单田芳, 单瑞林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008-5107-3

I. ①太… II. ①单…②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9409号

太平天国 单田芳 单瑞林著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王学良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阎更伟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350006 (总编室) 010-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010-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383056 62005042 (传真)
读者服务 010-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8.5
字 数 73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 一 回	谋生活苦命人举碾求银 遭官司萧朝贵柳暗花明	1
第 二 回	萧朝贵结拜社学 何玉成血洒刘府	10
第 三 回	梁神甫救人为传教 三兄弟投友遇贼寇	20
第 四 回	斗土匪群英恶战 得后援秀全解围	28
第 五 回	科场比试恼失意 创立教派焚四书	37
第 六 回	广纳贤才兄弟分兵 大闹相州教徒革命	45
第 七 回	赶恶寇杨秀清发威 请贤才洪秀全遭祸	54
第 八 回	救教主杨秀清定计 守秘密李开芳杀妻	65
第 九 回	劫监牢李开芳用智 陷重围林凤祥奋勇	77
第 十 回	迎教主众将舍命 入金田会众发展	87
第 十 一 回	打县官洪秀全练兵 遭重围白秉文败逃	96
第 十 二 回	迎贤才太平军金田起义 剿义军清政府两路调兵	105
第 十 三 回	乌兰泰进兵东乡 石达开大破清军	113
第 十 四 回	向荣避实击虚 天父下凡稳军	122
第 十 五 回	杨秀清出奇制胜 天地会助阵革命	132
第 十 六 回	太平军再破向荣 石达开奇袭永安	141
第 十 七 回	太平军永安建制 咸丰帝震怒调兵	150
第 十 八 回	塞尚阿永安围城 朱锡能叛变投敌	159
第 十 九 回	张嘉祥醉闯女营 天德王姑息养奸	169
第 二 十 回	论定都天父再下凡 捉内鬼大军猛突围	178
第 二 十 一 回	张嘉祥倒反天国 太平军进攻桂林	187
第 二 十 二 回	攻桂林大军受挫 过湘江南王重伤	196

第二十三回	托后事云山殡天 攻长沙西王阵亡	205
第二十四回	太平军走马取宜阳 石达开访贤得大宝	214
第二十五回	太平军攻取武汉 洪天王宣讲劝民	223
第二十六回	探军情主仆入金陵 遇红鸾卧底动感情	231
第二十七回	携情报侯谦芳回归 守金陵陆建瀛技穷	241
第二十八回	攻取金陵翼王奏功 定都天京领袖腐化	250
第二十九回	爱人失踪谦芳惊心 和战不一朝会舌辩	259
第三十回	北伐西征东王敷衍 连战连捷咸丰心惊	268
第三十一回	战保定僧王败阵 围张登清军自拼	277
第三十二回	李开芳技穷撤兵 北伐军全军覆没	286
第三十三回	咸丰帝起用汉臣 曾国藩升官拜将	295
第三十四回	曾国藩卖家建军 太平军兵败岳州	304
第三十五回	东王寿诞天京庆贺 谦芳一言两王争美	314
第三十六回	养尊处优洪天王暴虐 大兴土木蒙德恩头疼	322
第三十七回	无名火天王怨女官 东王计天父打次子	332
第三十八回	杨秀清怒泄私愤 石达开勇闯刑场	341
第三十九回	朝会论理翼王胜 天王寿诞恶人出	350
第四十回	杨秀清镇压反叛 张继庚趁乱脱逃	359
第四十一回	水军暴乱杨秀清出面 穷凶极恶张继庚乱供	368
第四十二回	蒙德恩自作聪明造冤狱 杨秀清刚愎自用拒平反	377
第四十三回	疼亲人翼王发火 抹稀泥北王出面	387
第四十四回	破大营清军丧胆 庆功宴大祸临头	396
第四十五回	庆大功乐极生悲 施阴谋三王外派	405
第四十六回	韦昌辉暗中安排 杨秀清显露野心	414
第四十七回	胡以晃设计传情报 西王妃机智捉内奸	422
第四十八回	苦肉计洪仁发传诏旨 回天京韦昌辉布兵将	431
第四十九回	杨秀清自取灭亡 韦昌辉杀人如麻	442
第五十回	石达开怒斥北王 韦昌辉突袭翼府	451

第五十一回	石达开虎口脱险 韦昌辉举兵谋叛	460
第五十二回	胡以晃慷慨就义 韦昌辉兵败被杀	469
第五十三回	回京辅政石达开辞官 虎口夺食左宗棠定计	478
第五十四回	感自危韦俊投降 排外姓洪氏弄权	487
第五十五回	石达开夜审刺客 洪秀全大封国宗	497
第五十六回	义王负气远征 大将受挫南昌	507
第五十七回	杨辅清率部回归 赖汉英两度请援	517
第五十八回	众叛亲离人马散 义王受困安顺场	527
第五十九回	石达开全军覆没 洪秀全破格用人	537
第六十回	太平军再破南北营 咸丰帝提拔曾国藩	547
第六十一回	李秀成进兵上海 侵略者联合清军	556
第六十二回	打武汉功亏一篑 失安庆天王恼怒	565
第六十三回	请救兵英王殉难 创华尔天王逝世	574
第六十四回	清军大胜天国灭亡 天京失陷忠王被俘	584
第六十五回	众王相聚回光返照 湖州失陷余部覆灭	594
天国功过是非多（代后记）		605

第一回



谋生活苦命人举碾求银 遭官司萧朝贵柳暗花明

鸦片战争，清政府一败涂地，让英国给打得稀里哗啦。最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这个条约一公布，老百姓群起而攻之。尤其在广州，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来，阻止英军进城。

英国的统帅璞鼎查一看，这帮人我们可惹不起！不过我们惹不起，有人惹得起，我们找他去！

璞鼎查说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广州的知府刘浔。璞鼎查找到刘浔，把他臭骂一顿。刘浔别看是知府，百姓的父母官，他平常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可碰上这些洋大人，那就只能当儿子了。

刘浔被璞鼎查大骂一顿，情绪低落。但是他这个人狡猾至极，他知道，这帮百姓闹事，肯定是有组织的，所谓擒贼先擒王，这个“王”是谁呢？刘浔又思索一阵：现在升平社学闹得那么厉害，就先拿他们开刀吧。

这升平社学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社学就是乡村农民集资聘师、教学读书的地方，在元明两代就有。到了清朝中叶，社学就成为乡下地主、士绅兴办团练、防御盗贼的组织了。而在抵抗英军的过程中，广州的升平社学是在民众中表现很突出的一个组织。所谓“枪打出头鸟”，刘浔的眼睛自然也就盯上了这个升平社学。

刘浔又想了想：要对升平社学开刀，那就要除掉它的两个头目钱江、何玉成，怎么才能除掉他们俩呢？公开捕捉肯定不行，暗中下毒手也没有把握。把他急得五官都缩到一块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住地唉声叹气。最宠爱的六姨太来劝他，他一反常态地把六姨太臭骂一顿，赶出房去，剩下他一个人在屋里冥思苦想。他想啊，想啊，突然眼前一亮，有了主意：对啊！我何不这般如此……

次日，刘浔用过早点，派人把三班都头萧朝贵唤来。只见此人身高六尺，膀



大腰粗，紫红脸膛，浓眉圆眼，鼻直口方，给人的印象是憨厚朴实，而又身强力壮。刘浔想：让他担当重任，看来绝无差错！

萧朝贵被刘浔看愣了，站在地上，两眼发直。

“萧朝贵！”

刘浔叫了他的名字，他才明白过来，忙给刘浔施礼。刘浔眉开眼笑地说：“罢了，一旁坐下。”

萧朝贵拱手说：“大人虎驾在此，小人怎敢就坐？”

刘浔听了一笑：“朝贵啊，你客气什么？现在是私人谈话，就不用拘于礼法了。”

萧朝贵这才坐下。刘浔笑眯眯地看着他说：“朝贵呀，你不是外人，我有些话是不背着你的。你看钱江、何玉成这两个人怎么样？”

萧朝贵听了一愣，不明白刘浔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心想：莫非刘浔知道我和钱江、何玉成的关系了？

原来，萧朝贵与钱江、何玉成一不是一般的关系。说起来，其中还有一段隐情呢。

萧朝贵，原籍广西武宜人，后迁广西桂平县，从小随父种山烧炭。十五岁时，他对武术发生了兴趣，曾经拜了个师父，农闲时在家使枪弄棒，学得了一身好本领。他父亲有时外出经商，他也常跟着去。前几年路过广东花县官禄埭村，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叫洪秀全，一个叫冯云山。三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经常往来。每逢年节，萧朝贵都到花县做客。后来，他与洪秀全、冯云山结成了把兄弟。洪秀全居长，冯云山居次，萧朝贵排行老三。

又过了两年，萧朝贵的父亲病故了，只剩下母子二人度日。遇上年景不好，生活很难维持。萧朝贵把母亲送到姑母家中，他自己便拾掇一下东西，到广州谋生，打算先维持一步，度过这个荒年。他原以为广州是个繁华地方，人口众多，店铺、作坊林立，凭自己这个二十多岁的壮汉子，又有一把力气，不愁找碗饭吃。哪知到了广州，觅不见生活之路，就困在西关的小店里了。日久天长，欠下不少店钱。店主三天两头和萧朝贵索要店钱，并对他说：“我们这个小店，可养不起闲人。再不给钱，咱们就到衙门辩理去。”逼得萧朝贵一个劲儿地说好话，并答应店主，在两天内一定把债还清。

第二天，萧朝贵饿着肚子来到广州西关，打算再碰碰运气。他往地上一蹲，等候有人雇用。结果蹲了多半天，也没有人雇他。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萧朝贵肚子咕噜噜直叫，便忍着饥饿，无精打采地往回走。他边走边想：凭自己堂堂六尺的男子汉，连口饭都挣不出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无怪有人说“钱难挣，屎

难吃”呀！父亲在日，顶门立户，自己不当家，没觉出什么困难来。现在才知道吃饭难哪！见了店主，我该怎么回答呢？唉！萧朝贵耷拉着脑袋，一边走着，一边胡思乱想。

萧朝贵正往前走，猛听得一阵喝彩声：“练得好，再来一个！”

接着，又是一阵掌声。他抬头一看，才知把道走错了。这儿不是西关，而是西北城角。在护城河边上，围着好几百人，那阵喝彩声和鼓掌声就是从这儿传出来的。萧朝贵紧走几步，站在人群后边往里观看：只见人群当中，有两个青年，一个手持花枪，一个拿着单刀，正在对打。萧朝贵特别喜爱武术，若不因为家境困难，说什么也不能中断，此刻他看见练武的，就把满腹惆怅忘掉了。

他发现这两个年轻人武艺很平常，都是套子活，花架子，这种武艺中看不上用。等两个青年练完了，退到一旁，围观的人又是一阵热烈掌声。

这时，就听有个人哑着嗓子喊道：“我来练一练。”

萧朝贵觉得，这一嗓子非常刺耳，便踮起脚跟儿，探着脖子往里观看：只见场子中间放着一条长板凳，凳子上还坐着四五个青年人，个个都光着膀子，下身穿着蹲裆滚裤，腰束板带，一看就知道是要把式卖艺的。

这时候，这个哑嗓子人已从板凳后边转身出来。只见此人四十岁左右，个头矮小，肩膀横宽，四棱子脑袋，秃脑门子，脖子上盘条辫子，脸色黑里透红，抹子眉下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露出两道凶光，满脸连鬓胡子。他上身只罩一件白麻布坎肩，纽袷儿不系，露着肚皮，赤着两只胳膊，腰束牛皮板带，下身穿青缎子大袄蹲裆滚裤，足蹬一双千层底儿、实纳帮的鱼鳞洒鞋，两只手上戴着护腕。他撇着嘴儿，晃着脑袋，站在场子中间，双手一拱，扯着沙哑的嗓子说：“诸位，今天算来着了，方才由我的两个小徒弟练了几下，不值得您为他们叫好。初学乍练嘛，没有什么真功夫。在下今天很高兴，想在诸位面前献丑。值好的话，您就叫叫好；不值好呢，您也别走，给我们师徒站脚助助威，我就感谢不尽啦！”

这家伙说了一阵，便从一个徒弟手中接过一对链子锤。这对链子锤，锤头有碗口那么大，链子长约一丈。他把锤链子往脖子上一搭，对四外说：“请诸位往后闪闪，可别把您伤了！”说罢，就把双锤抡了几圈。围观的人不住地往后躲闪，引起一阵骚乱，霎时间，场子大了不少。

萧朝贵趁势挤进人群里，只见这个哑嗓子，两手舞动双锤，走行门，迈阔步，练起来了。只练得锤头挂风，呼呼直响。萧朝贵明白，他练的是一套“流星赶月”，看起来还有些真功夫，比他徒弟可强多了，不由暗中喝彩。哑嗓子练完，把锤收住，四外又是一片掌声，还有不少人往里扔钱。萧朝贵很不自然地往怀里摸了摸，连一文钱也没有，无可奈何地又把手放下了。



哑嗓子很是高兴，叫徒弟把钱捡起来，把锤收好，一拱手说：“谢谢诸位赏脸！方才我不是说了吗？诸位今天算来着了！我今儿个不光练锤，还要练点儿新玩意儿，拿出一点儿真功夫来！这可是朋友点出来的，要不我可不练！”

说着，他把坎肩儿脱掉，把板带勒了勒，点手叫过一个徒弟。只见这个徒弟，从地上拿起一条铁棍，有大拇指粗，规规矩矩地站在他的身旁。哑嗓子接着说道：“练武之人，讲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不会气功，不算是练武的！我自幼也练过气功，深知气功很不好学。我不敢说练到家了，但今天我敢比量比量。咱们说练就练，诸位就上眼吧！”

说着，他把身子微蹲，拉了个骑马蹲裆的架势，开始运气。他的徒弟手拿铁棍，来到他的身后，抡起铁棍，“哈”的一声，奔哑嗓子后背就打。只听“砰！砰！砰！砰！”好似敲鼓一般！观众看了，掌声如雷。萧朝贵也不住呐喊喝彩，把还债这事儿早忘掉了。

这个徒弟打完了哑嗓子的后背，又来到前面抡起铁棍，打他的前胸。还像方才那样，打一棍子，就起一个肉包。可见此人是有一些真功夫的。

观众不断地往里扔钱，哑嗓子见好就收，重新站好。等徒弟把钱捡起来，把场子拾掇一下，哑嗓子又大笑道：“哈哈！我今儿个非常高兴！光这么练，也没有什么意思。现在呢，咱们换个花样，和大家打一个赌。”

说着，他叫徒弟们推过一个石碾子来，看样子足有五六百斤。哑嗓子手指石碾说道：“我再举举这个玩意儿，看看我的力量大小。我举完了，欢迎诸位捧捧场！请出一位两位的，也举一举。假如跟我一样，也举起来了，或者超过了我，没说的，我给五两银子的报酬！”

说到这里，哑嗓子从一个徒弟手中拿过一块银子，托在掌中，往四周一晃。“这是十足的纹银五两整。谁举起石碾，谁就拿走！”

说完，“吧嗒”一声，把这块银子扔到地上。他活动活动筋骨，围着石碾子转了几圈儿，然后一哈腰，伸双手把石碾子的两端抠住，腰眼儿一挺劲儿，双手往上一翻，嘴里说了声“起！”上身往后一仰，真把石碾子提到了胸前。接着，他用膝盖垫了一下，缓一口气儿，然后双膀较力，“哈！”就把石碾子举过头顶！观众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好神力啊！”“真是大力士！”

叫好声此起彼伏。哑嗓子把石碾子轻轻放在地上，喘了几口粗气，哈哈一笑：“诸位见笑了。现在我就请一位吧！哪位愿意较量较量？”说着，他朝四周观众深施一礼，扬扬得意地把手一摆：“请吧！”

萧朝贵见了那块银子，心中不由一动，暗自想道：这可是个好机会呀，我正为没钱发愁呢！真要把石碾子举起来，赢得五两银子，不就解了燃眉之急吗？

他刚要进场，可又停下了。为什么？因为一天没有吃饭，体弱身虚，怕举不

起来，当众丢丑。这时，哑嗓子四外看看，没有一个敢搭言的，便冷笑道：“诸位真不捧场啊！难道我的银子不好花吗？”

萧朝贵听了这话，顿时火往上蹿，鼓足勇气说道：“师父，我来试试！”

他这一嗓子，把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人群一阵骚动，都把目光投向了萧朝贵。萧朝贵说罢迈着大步，走进场子，朝哑嗓子一抱拳：“师父请了！”

哑嗓子一怔，心想：真有好事儿的！他双手掐着腰，仔细端量着对面的这位紫面大汉。只见他：身高六尺左右，肩宽背厚，虎虎实实，像是有把子力气。

哑嗓子看罢，冷笑一声：“怎么？阁下想较量较量吗？”

“正是这样。实不相瞒，在下练过几天土把式。我可把话说清楚了，在下没有与您比试高低的意思。我乃外乡之人，是到广州来卖功夫的。因时运不济，没赚着钱，现在困难得不得了。不怕您笑话，我是冲着您这五两银子来的。倘若我能举起石碾，把银子挣到手，就解决了我眼前的困难。我实在是为穷所迫呀！”

“啊！哈哈哈哈哈！”哑嗓子听了，一阵狂笑：“好吧！不管你是为什么，你就伸手试试吧！”

萧朝贵没有再说什么，把带子狠狠地勒了勒，把袖口挽起来，又把发辫盘到脖子上，浑身上下拾掇好了，微闭二目，运了运气，然后迈步来到石碾跟前，伸出双手，抠住石碾子的两头，往上提了提。萧朝贵这是先试一试，掂量一下石碾子的分量。他一看，有门儿！这才把双腿叉开，把架势拉好，重新伸出双手，把石碾子端住，丹田一较力，喊了一声：“起！”一下子就把石碾举到胸前。接着，他进步挺身，双臂较力，又把石碾举过头顶。在场的人掌声雷动，高声叫好：“好神力！”“比刚才那位师父的力气大！”

萧朝贵举着石碾子，鼓着劲儿往前走了五步，又往后退了五步，这才轻轻地 把石碾子放下。这样一来，虚汗可就淌出来了，脸色也变了。萧朝贵可不是为了显能耐，他为的是把银子挣到手。

萧朝贵在掌声之中向外一抱拳，然后转过身来，对哑嗓子说：“对不起师父，我也太财黑了！”说着，哈下腰去，伸手要拿那块银子。“慢着！”哑嗓子大吼一声，用脚就把那块银子踩住了。萧朝贵一怔：“师父，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您说话不算数吗？”

哑嗓子狠狠瞪了萧朝贵一眼，冷笑一声：“对不起，我要先把话说清楚。您贵姓啊？”

“我姓萧，叫萧朝贵。”

“姓萧的，我看你不是为了银子吧？好像受了旁人的指使，来砸我的饭碗子来了！”

萧朝贵急忙解释，又把为穷所迫的话说了一遍。



哑嗓子听了，摇了摇头说道：“不对！就凭你有这么大的本领，还愁吃不上饭？分明是有意前来踢我的场子！既然如此，咱们就真的比一比吧！”说着，他一哈腰，把方才练的那对链子锤捡起来，抡锤就打！萧朝贵哪有心思和他打仗？一边躲闪，一边又忙向他解释。可是这个哑嗓子，对萧朝贵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把萧朝贵气得勃然变色，只好上前应战！

有人问了：这个黑胖子是谁呢？怎么如此无礼！书中代言：这个哑嗓子名叫何三儿，因他长得黑，人们都管他叫“黑三儿”。他是广州西城有名的光棍儿，在这一带，欺负老实人，踢寡妇门，挖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偷盗抢掠，输打赢要，什么坏事都干！他还会点儿武术，经常自吹自擂，收了不少徒弟。有时候，也带领徒弟到大街上卖艺，混点儿酒菜钱。他自以为一手遮天，没人敢惹，常在人前卖弄自己。哪曾想却在今天遇上了萧朝贵，叫他在人前丢了丑。他怕今后在这一带站不住脚，没人服他，这才对萧朝贵反咬一口，想借此把萧朝贵置于死地！

开始动手的时候，萧朝贵一再躲闪，不敢还招。后来，发现这小子没安好心，净下死手，就急了，使出了真本领，与黑三儿战在一处。黑三儿的徒弟怕师父吃亏，也一窝蜂似的冲了上来！萧朝贵用了个“金丝缠腕”，从一个人的手中夺过一条三节棍，接着把这条棍舞动如飞，护住了身躯。双方战了十来个回合，不分胜败。

黑三儿有个徒弟，名叫傻刘。这小子长得五大三粗，有一把力气，惯使一条铁鞭。他突然绕到萧朝贵的身后，想冷不防给萧朝贵来一下子。这时，萧朝贵正与黑三儿交手，没注意他，傻刘就以为机会到了，双手抡起铁鞭，用力奔萧朝贵的后脑打去！他一边打，一边喊道：“你给我死在这儿吧！”

这时，萧朝贵正在大战黑三儿，猛听得脑后风声作响，就知道有人暗算自己。他忙使了个“黄龙大转身”，把傻刘的铁鞭躲了过去。

萧朝贵躲开了，可黑三儿却没躲开，这一鞭正好砸在黑三儿的秃脑门子上。

“啪”的一声，打了个脑骨碎裂，黑三儿当即丧命！

傻刘一看，可真傻了。那些看热闹的人，一阵大乱，有的急忙躲开，有的往前凑合，有的还大喊大叫：“出人命了！”“打死人了！”

事有凑巧，正赶上广州府的几个官差路过此地。他们一听出了人命，马上冲进人群，把卖艺的和萧朝贵就看住了。为首的官差喝道：“谁也不准动！走吧，到府衙去！”

黑三儿活着的时候，时常勾结这些当官的，常用讹来的钱给他们打酒喝。因此，黑三儿这些徒弟，也认识这些当官的，相见之后，就把萧朝贵讹上了。那个傻刘诬陷萧朝贵说：“他是凶手！我师父就是他打死的！”

官差闻听，也不同意青红皂白，就用铁链子把萧朝贵锁上了，然后，把地方官找来，维护现场，用席子把黑三儿盖上，等候验尸。接着，又找了几个证人，就把萧朝贵带走了。

差人们一直把萧朝贵带到知府衙门，暂时把他锁到班房里，就向知府大人禀报。

那时，广州知府余保纯还没调走，仍在任上。他听说出了人命，马上传话升堂。余保纯来到大堂当中一坐，三班衙役分立两旁。余保纯首先问了当事人出事的经过，又问了证人，取了证据，就命衙役带萧朝贵。

萧朝贵又恼又悔：恼的是官府不分好坏人，把自己当成凶手，抓进府衙；悔的是不该贪图五两银子，惹出这场大祸。可是，事到如今，也只好凭天由命了。他上了公堂，在堂口下一跪，等候审问。

余保纯往下看，随后厉声问道：“下跪的是何人？叫什么名字？”

“回大人的话，小人名叫萧朝贵。”

“哪里人氏，以何为生？”

“小人乃广西桂平人，烧炭为生。”

“你既是广西桂平人，且又以烧炭为生，来广州做什么？”

“大人容诉。因家父去世，又遇荒年，米价很贵，我一人烧炭，难以维持母子二人生活，因此才把母亲寄在姑母家中，独自前来广州谋生。”

余保纯又问道：“谋生也好，逃荒也罢，谁让你打伤人命？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国法无情啊？”

“冤枉啊！”萧朝贵往上磕头：“大人！小人并没有打死人，那个人是他们自己人打死的呀！”

“住口！”余保纯把惊堂木一拍：“本府已经查明你是凶手，证据确凿，还敢当堂抵赖？看来，不用大刑你是不会招供的。来人！给我把他夹起来！”

话音一落，两名差人如狼似虎，往前一闯，就把萧朝贵按倒在地。又有两名差人取来夹棍，放在萧朝贵的身旁。

萧朝贵虽然没有尝过夹棍的滋味，也常听说夹棍是五刑之首，特别厉害！凡是被夹过的，多数致残。他想：我若废了两条腿，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想到这里，他不住地高喊：“冤枉啊！冤枉！”

任凭他怎么喊也无用，差役接着他的双腿，把他的鞋袜扒掉，裤腿挽起，把他的两条腿放在三根木棍的中间，拉开架子，等待知府大人发话用刑。

此时，余保纯大声喝问：“罪犯萧朝贵，有招无招？”

萧朝贵把心一横，放开嗓子大叫：“大人明鉴！小人冤枉啊！”

余保纯大怒，刚要说“用刑”二字，他的跟班差人走到他的跟前，向他耳语



了几句。余保纯的两只眼睛转了转，鼻子里“嗯”了一声，便吩咐差人：“把刑具撤下去。”然后又问萧朝贵：“萧朝贵，你可有疯癫吗？”

萧朝贵一听，愣住了，心里说：他怎么突然问我这话呢？我从来也没有这种病啊！萧朝贵是个实在人，从未说过谎话，急忙叩头回禀：“小人从来没有疯过。”

“这个……”余保纯也愣住了，稍稍一顿，又正颜厉色地说：“胡说！明明你有疯病，还支支吾吾，不肯言讲！难道非得用刑，你才能招认吗？”

萧朝贵虽然忠厚老实，可也不傻。他一听这个当官儿的话里有话，马上随机应变，改了话茬儿：“回……回……禀大人，小……小人过去的确有过疯病，现在还常发作，方才犯了病，把那个大石碾子都举起来了！”

余保纯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这就是了。”然后命令衙役：“来人！把萧朝贵收监，日后再审！”

萧朝贵就这样被押了起来。至于余保纯如何验尸，如何给黑三儿安葬，这里不必细表。萧朝贵被押进大牢，定睛观看：这里真是个人间地狱！在押的犯人，一个个蓬头垢面，脸色青黄，好似活鬼！牢房里又酸又臭又潮湿，非常阴森可怕。萧朝贵被带进一个单号，狱卒把门打开，把他往里一推：“你就待在这儿吧！”

接着，“咣当”一声，关上牢门，上了铁锁。萧朝贵一看：这屋可比那屋强多了，房间比较宽大，纸糊的天棚，方砖铺地。靠着墙有一张床，床上的被褥都很干净，当中还有张八仙桌，四把椅子，一个洗脸盆架，床下还放着一把夜壶，屋里也没有那种难闻的臭味了。

狱卒笑眯眯地上前，给萧朝贵把刑具去掉：“今后您就住在这屋了，我去打盆水，您先洗洗脸。”

萧朝贵也没言语，也没敢坐。他看着这些反常现象，不由痴呆呆发愣。这时，方才那个叫王头儿的走进来说：“萧爷，您受委屈了。俗话说，不知者不怪罪啊！兄弟不知道是您，招待得很不周到，万望原谅！您先在这屋屈尊几日，官司嘛，很快就完事了！”

还没等萧朝贵问他什么，这个人转身就走了。过了一会儿，狱卒打来洗脸水，萧朝贵洗了脸。又过一会儿，那个狱卒拎来一个大提盒。打开盒盖，往桌上摆起饭菜来了，一碗肉，一碗糖拌藕片，一碗清水煮大虾。接着，又摆上一壶陈年西凤酒，一盘千层油花饼，一碗白米小豆粥。狱卒把饭菜摆完，笑着对萧朝贵说：“萧爷，请用早饭吧！我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照顾您。”说着，转身走了，连屋门也没锁。

屋子里只剩下萧朝贵一个人了。他东瞧瞧，西看看，心里不住地纳闷儿：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也许他们查清了，我萧朝贵不是凶手，所以才这样待我？又一想：不对！即使他们知道我不是凶手，也不会这样。都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理拿钱来！”可我没有花钱哪！他们张口萧爷、闭口萧爷的，对我为何这样好呢？他低头看看桌上的饭菜，一阵香味扑鼻，馋得他胃口直叫唤。萧朝贵想：管他呢！先吃饱再说！

想到这里，将身坐好，操起筷子，这顿吃呀！眨眼工夫，就吃了个酒足饭饱。这时，那个狱卒回来，笑嘻嘻地问他：“萧爷，吃好了吗？”

“吃好了。”

狱卒忙把盘碗撤走，一会儿又提来一壶茶水，放在桌上，说道：“这是上好的黄山毛峰，请萧爷用茶！”说完，又退了出去。

萧朝贵在牢狱里，吃得又饱，喝得又好，反倒享福啦！就这样，度过了七八天。这天早晨，照例由狱卒伺候着用罢早饭。突然，那个姓王的小头目又来了，见面一拱手，说道：“恭喜萧爷，您的官司了结啦！大人一会儿就要升堂，如果问您什么，您就承认什么，千万别抬杠！”

萧朝贵点了点头。王头儿把他领出监狱，拐弯抹角来到知府衙门，给他带上刑具。又待一会儿，就听见堂鼓敲响，三班衙役喊完堂威，有人传话：“带萧朝贵——”



第二回

萧朝贵结拜社学
何玉成血洒刘府

等萧朝贵上了堂，知府余保纯问道：“下面跪的可是萧朝贵？”

“正是小人！”

“你可曾打死黑三儿！”

“小人不知道谁是黑三儿，谁是白三儿，反正我没有打死过人。”

余保纯宣判道：“黑三儿之死，乃其徒失手所致，与萧朝贵毫无干系！念萧朝贵有疯病在身，允予取保释放。”

萧朝贵大喜，但又为难地说：“小人在广州无亲无故，怎么取保？”

余保纯恼了：“胡说！你表兄已把保票开来，何言无亲无故？难道你又犯疯病了吗？”

“这个……”萧朝贵一听，心里说：这可真新鲜！我哪儿有表兄在广州哇？他忽然想起王头儿嘱咐他的话，马上叩头道：“是，小人方才一阵昏迷，又犯了疯病。现在想起来了，我在广州确实有位表兄。”

余保纯点了点头，吩咐道：“刑具撤掉，当堂释放！”

萧朝贵出了大堂，站在知府衙门口，反倒为了难啦：上哪儿去呢？回店房吧，还不起店钱；回家乡吧，又没有路费；继续在广州谋生吧，又无出路。这可怎么好呢？

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掌。萧朝贵回头一看，正是那个王头儿！只见这个王头儿满脸带笑地说：“萧爷，还愣什么？赶快跟我回家！”

萧朝贵听了，心想：这简直是做梦！我哪儿有家呀？还没等他醒过腔来，王头儿拉着他就走。萧朝贵稀里糊涂跟着王头儿，顺着府衙大街往东走，又拐过钟楼南街，来到越秀山下的一所宅院门前。萧朝贵抬头一看：这所宅院很是讲究，青砖砌成，卧砖到顶，黑大门，高门楼，门前有上马石和下马石，门口还有几个值班的小伙子。他们一见王头儿，忙打招呼说：“您来了？”

王头儿一抱拳：“各位辛苦了！二位首领可在？”

小伙子们说：“里面等着呢！”说着，有个小伙子在前边引路，王头儿就带萧朝贵进去了。

萧朝贵进到院里往四外一看，这院子可真大呀！左一层右一层的，每个院里都有不少人，有的练习枪棒，有的打拳踢腿，还有的低头在写什么。人来人往，忙忙碌碌，不知都是干什么的。

萧朝贵跟着王头儿来到一所正房门前，那个小伙子先进去报信儿，王头儿和萧朝贵在台阶下等着。时过片刻，就听屋中哈哈大笑，接着，并肩走出两个人来：一个身高五尺挂零，白面黑须，明眸大眼，身体健壮；一个身高五尺，细眉长眼，体态端庄。王头儿见了，急忙施礼，说道：“二位首领可好！王充有礼了！”

这两位拱手还礼，往屋中相让。萧朝贵谁也不认识，也不知如何打招呼，就跟着进屋了。走进屋内，王头儿才介绍说：“我说萧爷，您的官司能够了结，全仗着这二位啊！”

萧朝贵听了，如梦方醒，忙施礼道：“朝贵不死，实赖二公相救。此恩此德，当铭刻肺腑！请恩公受朝贵一拜！”说罢，撩起衣服就要磕头。二人急忙阻拦，同时说道：“此系小事一桩，何足挂齿！萧仁兄赶紧请坐！”

大家落座之后，通过王充的介绍，萧朝贵这才真相大白。原来这两位正是升平社学的钱江与何玉成。

原来萧朝贵出事的那天，有几个升平社学的小伙子在人群里看热闹，对事情发生的始末经过都一清二楚。当萧朝贵被差人带走时，这几个小伙子跑回去向钱江、何玉成报告了情况。何玉成知道黑三儿的为人，老百姓没有不骂他的，只恨自己力不能及，不能为百姓除害。没想到这个黑三儿竟被徒弟误伤致死，心中特别痛快。又联想到举碾子的这个人，一定是个武艺高强的英雄好汉。不料他竟被诬陷，吃了官司，实在太冤屈了，一定得想法救他。

当下，钱江出了个主意，说何玉成是萧朝贵的表兄，又谎称萧朝贵有疯病，唤出王头儿来，花了二百两银子，求他帮忙，别给萧朝贵用刑。王头儿见钱眼开，自然格外卖力气。何玉成又用五百两银子，买动赃官余保纯，正巧余保纯要调往海州，他得了银子，也就不认真追查了。所以，萧朝贵不但在牢里受到了优待，在堂上也没挨夹棍，这场官司也就这样结束了。

钱江和何玉成之所以搭救萧朝贵，一为扶危济困，二为他是英雄，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以后将说到。

且说萧朝贵，听罢经过，不住地感叹，对钱江、何玉成更感恩不尽了。钱江又谢过王头儿，王充欢欢喜喜地去了。此后，萧朝贵被留在升平社学里担任武术